PL
2705
O855
1725
v.7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七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喬離菫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喬離菫統軍馬大官也

古有以解鳥語馬語傳者遼史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人神速姑解之言蛇謂穴傍有金因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能知

蛇語爲尤異矣、

䩞馬、馬不施鞍轡曰䩞、䩞立誕切、見遼史、

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耶、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昭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烟閣、畫功臣、今遷都雒陽、合議脩建、副元帥梁王、勳庸冠世、請凌烟閣側別創一閣以表殊勳、從之、此又凌烟別閣也、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

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于太豪便欠長威敬怨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爲難也余謂士君子不幸而當患難筆硯便當焚却怨讐固足鼓禍和平亦是矯情范丞相堯夫謫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巳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不必華山五龍法只范丞相此睡何處得來熟睡

之客更奇此客不能熟睡公亦未必見之此可爲善處患難者法省却多少葛藤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見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余謂寸鐵不如白戰白戰勝人不如不戰屈人

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

露降之時哉其謀之疎即此可見見偶然錄、
白者見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蓋閹人之稱、
即今謂淨身人也、　又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
歲進閹兒號私白似云私自淨身者、　白徒見
鄒陽傳驅白徒之衆素非軍旅、　又白士羊祜
曰以白士而居重位、　又白民魏詔入粟拜爵、
白民輸五百復其身白民猶言白丁也、　文帝
倰之子晏龍有琴亦名白民　又白望德宗時、
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貨物㕓左謂之白

望、如今市井之徒手牙儈也、 又白打見王建詩、謂不持寸鐵徒手相角者、 又白間古弓名、 又白間壁間囪也、見何平叔景福殿賦、 又白萍魚子、好羣泳水上、名曰白萍、見古今注、 又白顛的顙白顛言馬額上當顱如月、見爾雅、 又白𣵀周穆王右驂赤驥而左白𣵀、音意本傳作儀郭璞云皆以毛色取名也見列子、 又白臬獸名臬古澤字見石鼓文、 又白及牛名、西域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

其簷卽滿見金樓子、 又黑暗犀名南人謂象
曰白暗犀曰黑暗又曰墨暗見墨客揮犀、 又
白幧有一女恒著青裙白幧直音云幧帕也、帕
幧綃頭也、見異苑、 又白題、白笠也、漢潁陰侯、
斬白題將一人、 又白唐、鳥名、唐黑色也、白唐、
一變爲青鵨而帶灰色、見酉陽雜俎、 又白咎
木名、音高、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
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見山海經、 又
白選、士免切、貨貝名、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

重八兩圓之以文龍名白選直三千選上去二
聲亦作撰　又白丹王母之山有白丹黑丹見
山海經　又白水剌寶石名淡紅色嬌見輟耕
錄　又白陵雄黃之異名也見爾雅　又白乳
頭金蠟面北苑焙茶之精者見類林　又白越
蒲屬可緝爲布漢鄧后賜周馮貴人白越六研
齋筆記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
精者議字尤奇　又白疊晉令曰士卒百工不
得服越疊越蒲屬疊白疊也南史高昌國有草

實如繭、其中絲如纜、名為白疊、國人取織以為布、正為輭白、又白稗稻名、音意、五音篇作䅉、

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為類、子欲為一書、皆取起頭字、依韻編為一書、而取事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閱、恨念室中無書可採、聊輯此一則、與同志商之、

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請問相去二字當作何解、夫相去者必相抵也、如中州去京師二千六百里、北邁既至、云抵京矣、則實有

邦畿在也。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九萬里、御飇簫雲而上何所抵乎爲此說者所憑推算不知算亦有窮空則無抵惟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明白可信。

如皋三十年前、有僧蓮宇者、受具足戒、梵唄之餘、工爲詩、澹雋有風、黃濟叔伯父處士公、及邑中知名士、咸重之、相與結玉蓮社、邑有敗寺、將脩復、迎蓮公董之、鏽千金、庀材具、秉木糾綯咸

備、工將始矣、有某孝廉者、亦方治屋、而無所得
桼木紏絢、意寺工未始、具乃備、盡假諸、公言此
不吾主、且治寺具、乃以治室、弗虔于佛、往返數
四、堅弗許、孝廉赧怒、以半刺屬邑令、謂僧無賴
漁修寺金、而固時時辱我、令大索公邑子衿及
鎵金治寺者、咸不平、故匿公、白之令、令曰、欲爲
僧者出之、僧來、僧能致諸君、我不僧苦也、衆乃
聽、公出、令大辞、公答之十、使伍伯導之輸服孝
廉、公出、衆擁之歸、公入室、謂衆且去、謝導者曰、

詣明從往輸服、公垂簾結趺團蕉上、處士覺有異、坐候之良久、公忽張目曰、某家去、處士公曰、何至是、和尚誤矣、和尚不能証羼提波羅蜜耶、且事理有在、彼自辱、辱和尚耶、和尚勿墮落、公無語、消明、圓寂矣、鼻垂雙玉筯、正坐不仆、衆異之、越月、孝廉子婦方就蓐、闈者見一僧突入、力拒之不得、久之踉蹌趨子婦屋、而子婦屋不聞有訝僧者、少頃囡然報孝廉舉孫矣、衆以爲怨毒于人甚矣、蓮公乃不理黃處士言、孝廉孫長

乃多慧、善爲文、垂髫補博士弟子員、隨食餼、爲高材生、循循有孝友風、里中無不慶孝廉之有孫者、衆謂殆非蓮公、何相報之反耶、未幾孝廉監軍遼左、以城陷逸歸、獲罪邑令、發其事、子成毁、葬後、其孫三十餘、忽自恣、跅跳無不爲、家中落、久之、鬻所居巨室、始市檼、漸索椽、及棟、及礎石、家徒四壁耳、又久之、乃倒壁市甎甓、隣家族子曰、柰何澗然與我通、孫遜謝曰、無傷、少頃即有薄障矣、人傳爲笑、家既敗、尤多穢行、人多不

齒之人賚宮無與之語者衆乃曰蓮公終不理黃處士言矣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有斂公詩一卷行於世〇紅蓮投胎賴有末後一着不失本來面目此公改頭換面狠狽至此修怨耶自悮耶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是以貴忍辱也予既爲公記復爲公惜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甚驗見無顏錄開元錢惟金陵最多

今時玩墨不磨墨看墨不試墨錦囊漆匣羊質

虎皮俗人不識其爲白爲黑良可發笑此新都程于止語真中今日墨弊

宋曾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觧于樞記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黄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黄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見無顔録焦澹園先生常

嘗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予常謂古人非自驗之方夫必肯記之于集若依筆乘所載再爲推廣之各分症類都爲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者多矣此書亦不難成留心醫術者誌之聞往時武陵金氏曾刻此書裒集甚備惜予未之見耳

望雒山在德清縣晉雒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雒故名按萬安橋舊名雒陽晉江之橋

名以雒、亦猶德清之山名望雒耳、

泰山沒字碑、七脩類纂以爲石套、其言甚辨、泰安州守曲三山語予曰、碑不甚厚、石復粗礪、斷非石套、按沒字碑、一曰石表、又曰石套、俗曰神。主。石。此石當泰山絕頂、正封禪望祭地、神主石之說爲當、禮失而求之野、未可以俗言爲無稽也、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之像、像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影、二。者。猶。有。用。尸。

之義至宋儒謂影畫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考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葢以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爲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但用主正如今鄉飲主賓介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右見尨瓮漫記按古人左圖右書義取觸目輿感如周漢明堂宣室皆有圖繪故影像之設其易感逾于尸宋人謂無干何也若塑像面貌衣冠又逾于影常見翁孺婦人入寺觀每悚然拜跪入

學宮則廢然而返卽逢掖亦無肅心虔禮何也二氏有像可欽而學宮于木易玩耳昔周之大祭周召二公實迭爲尸焉尸借以像像祭如尸意固質之先聖而不悖唐改坐像是唐前有之何必求異二氏而傍慢尼山使鐘鼓無靈芹茆削色耶

北嶽恒山在渾源州後移祀曲陽而渾源嶽祠如故渾源爲是曲陽爲非今人能辨之矣明徐常吉謂此恒山在沙漠中今大同府恒山在渾

源州南二十里、非舊恒嶽也、然則無論曲陽并
渾源而亦非矣、五嶽如此、何從考實。
漢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閒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
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〇
教鄧子孫、止于保姓、教濟河王子、意在維城、有
此遠識。須麋不逮。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
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

隨入、磯磾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柰何格格悖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鬬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

幸冢無恙惟釜棚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黄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為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見山海經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問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奚

囊橘柚此祖山海說耳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田中值雷雨霹靂擊之因以鋤格折其左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獮猴世謂雷神卽雷公也又代州雷公取乖龍擊樹樹裂急合被夾狄仁傑命匠破得出國史補云雷州春夏日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彘人皆取食青溪暇筆云霹靂中有物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

長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震肉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爲天雷所霹靂者是番禺雜記云村民鑿山爲穴多畾供雷與雷享之名曰雷藏民家女或爲神所依卽呼爲雷郎得子曰雷子則雷公信有之矣楚詞云旋入雷淵而不可止些注雷公之室亦必有據若雷郎雷子必邪神假雷號耳未可信也

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

謂糞心抑欲止淫、右太平御覽引孟子、非也、粟欲、聞淫、似韻、漢後屢語耳、

周禮饋食之豆、蜃蚳醢、蜃蛤、蚳蟻子、不知古人何以取此作醢、今方丈即侈、言及必蹙、錄異記、交廣溪洞間酋長、多蟻卵、淘澤淨鹵以爲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又倦游錄云、嶺南有大赤蟻、作窠於木梢、如數升器者、取蟻以糝泊薑釀焉、味極辛辣、則蚳實可爲醢矣、予在閩南、見人漬鱟子爲醬、漬沙噀爲羹、鹵龍虱、煮蜂房、腊田鼠、

腐竹豚甚于醓蟻子者多矣、何足怪、

相傳廣州人取初生鼠、少浸以蜜、遷取食之、齧合聲猶唧唧、些須尾猶戛戛掉人頰上、名曰蜜唧。視為上饈、言之尚悸、況下箸耶、

北人有吞蝗者、食豆叢中蝤子者、貫全蠍就燈上炙噉之者、南人見之驚避、北之誚南、猶南之誚北、習而不察者多矣、要之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耳、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相謙要參軍王弘同

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謝貴其言見沈約宋書世人如學王弘。省却多少祖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蕉使庶生見種之、則碩且甘、種鶯粟夫婦共着麗服、半夜相對種之、則多且艷、種芫荽作穢語則茂種山藥以足挼之、則支離錯出如足形、種松子、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錐刺地深五寸許、以箒掃入無不長一經人手、則不生、黃楊木以陰晦夜無星

時伐之爲枕始不裂欲引竹過墻以死猫埋墻外貫竹盡向猫行欲茄子繁俟其花時取葉布于道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則子必繁物理眞不可測

拾道旁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此程于止語也家大人凡見人與僕輩字亦置之案上從未一啓覷見他人字可知矣此事似易實難關係心術甚大人能事事從此推廣之正人君子優爲之矣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按風聞二字始此

天河兩條一經南斗中一經東斗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地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湧成潮又曰潮汐者一月之中

于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見抱樸子曰、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水因其灼激而退于彼、必盈於此、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地浮于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晩潮激于左、日出則早

潮激于右見文粹按河隨日激未敢以爲信然且如元兵駐江沙而潮三日不至豈此三日河不隨天日不激水耶記此以備一說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

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常呈舉官、沉思

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

掾、其人來、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某

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稽緩僅七日、

遂致冥追、況甚于稽緩動經旬月者乎、可以自

警、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

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

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過、人抱爲

魚之憂會歐獻秉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内廣六尺八寸樓堞門域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嘆昔人所鎮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秉乃維中道學博聞之士見江陵志此製奇甚然息壤記載禹湮洪水至荊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悟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水脉則石規模亦此意也此厭勝之法二物俱見荊州特異

劉仲原得銅斛二于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曰甘露元年十月造數壘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志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見珊瑚鈎古衡量皆小于後世觀周尺可知如前說則今浮于古之七矣今

飲量卽三斗爲一石亦稀若典君兩戭重三十斤後世勝之者不亦多乎宋時衡量不知去古何若然今衡雖與古不同而四方相去終不甚遠則知去古亦不甚遠惟量則數百里外便自懸殊北斗較南斗不啻倍之同時尚爾况千百載上耶或謂飲酒一石之石是衡石之石按始皇以衡石程書決事注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今以甘露銅斛計之當是四十四斤有云衡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

十三斤者不知何據、
有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
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
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
出于舜、黃龍戊辰改正、即眞同律量、布之四方、
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見高僧傳安釋道
安也、同量亦猶行古之道也、不得以人廢器、且
一器而五物備焉
白六帖、蘭子能燕戲、復干宋元君、元君大怒曰

昔有異技干寡人、技無庸、適値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今而望吾賞、拘而戮之、燕戲今絕倒投挾也、又引列子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技（枝疑）見長倍其身、屬脛並馳、弄七劍而躍之、立賜金帛、按雙枝屬足、卽今踹高蹻之戲也、高蹻之戲、習于着屐、寸寸而上之、長倍身矣、亦能弄刀劍等、倒投挾、不知何戲、今京師閹宦畜童子爲觔斗舞盤諸雜戲者、謂之倒喇、喇與挾音近、豈卽倒投挾耶、恐燕戲自燕戲、雙技自雙技、

揚雄覈靈賦曰夫易之始河序龍馬雒呈龜書見困學紀聞此賦名僅見

周吉父暉摘秣陵前脩佳句不無漫收予摘其尤附錄于此素為人傳誦者亦不錄　史京兆謹字公謹西山精舍云禂戶蜂留蜜松巢鶴墮翎覽秀樓云殘霞擁樹作秋色寒翠襲衣生暮寒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啼鳥落花天　馬俊和杜云翠微深見寺綠野暗啼鶯

蔣御史誼字宗誼八歲賦詩有云青天闊雨

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　倪尚書謙字克讓南郊草堂云林鳩喚雨山光暝畦稻舒花水氣香　童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云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　沈僉事鍾字仲律黃縣云秋殘羣木老野逈亂山高新嘉驛云風定涼生樹庭空月近人鉅野云沙草釀寒殘雪在野雲翻影斷鴻懸　徐僉憲完字用美送何省叔還京口云江涵秋雁影岸拍晚潮聲　姚太守黼字大用淮陰夜泊云燈影遙臨岸月光低近

城鳳臺別墅云花深門徑人稀到簾捲春風燕自來 陳指揮鏵字大聲齋居云晚樹低分霽春雲淡隔城 伊僉事乘字德載游寺云野鶴盤雲下清風夾不涼 梅明府純字一之舟中即事云雨深煙寺晚風急海門秋 李副使熙字師文秋興云秋深茅屋鳴寒杵月上山城起暮鴉 顧尚書璘字華玉小江口云興在煙霏際年銷馬跡中飲柳山上云江橫羣水合野闊萬峰開 顧副使瑮字英玉快雨有述云片雲

生晝暝急雨淨高天　顧貢士嶼字懋涵東橋
長子白牡丹云玉妃罷醉春無暈素女凌波夜
有香天闕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迥諸天散
曉鐘　顧秀才應祥字孝符懋涵長子江上曉
行云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遊栖霞寺云流
泉激石常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　謝山人承
舉字子象遊寺云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
秋爽多　金舉人大車字子有楷上人山亭云
敗葉秋皆墮寒煙晚欲無幽典云放棹曉潮至

開門春草生　金秀才大輿、字子坤、遊城南諸寺云、黃葉喧高樹、青山起夕煙　王太僕韋、字欽佩、西堂偶興云、人醉斜陽裡、鶯啼細雨中　奇羅敬夫云、花氣風生席、簫聲月滿船　王太守可大、字元簡、壽州渡河云、沙淨空山雨、風香野岸花　焦太史澹園詠梅花云、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　陳太僕沂、字魯南、遂初齋云、苔痕雙屐齒、花影半簾鉤　羅主簿燾、字元溥、宿高座寺云、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

秋葉聲　陳明府芹、字子野、焦山云、煙横沙市遠船過海門稀　黃驗封甲、字首卿、春日云、鳥聲侵夢斷竹色映堦虛　高汝州遠、字近思、泊舟對月云、風清沙岸淨月滿浪花圓　臨淮侯李言恭、字惟寅、送安茂卿南還云、夢回芳草遠人去落花多　李宗城、字子藩、惟寅子也、贈汪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濶愁來霜逐鬢毛新何御史淳之、字仲雅、別陳師宗伯云、潮痕迎雨急帆影帶烟過登繁臺云、斜日窺疎雨歸鴻綴

遠天　金山人鑾字在衡北河道中云歸鳥亂
啼原上樹夕陽多在水邊村送李谷陽云客中
候曉霜如月馬上逢春草似煙　姚鴻臚澍字
元白顧孝符見過云旅懷秋欲盡鄉思客初來
姚太守汝循字敘卿江南春游云宿雨青郊
潤和風白袷輕　盛貢士時泰字仲交天界寺
云松聲寒遠塔竹影午過墻三台洞云石扉藤
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客來　卜長史鎡字子
振送人還吳門云衰柳帶烟迷遠浦片帆隨雁

下長洲　周明府元、字長卿、集宜遠樓云、欄杆千嶂暝砧杵萬家秋　余祭酒孟麟、字伯祥、問胡太史病云閒身稱病易春色閉門多　焦貢士尊生、字茂直、白雲洞云、千林落日稀人跡一徑疎鐘散鹿羣燕子磯云、微風山郭酒帘動細雨江亭燕子飛　徐公子邦寧、字仲謐、日涉園云、水翻細浪魚銜藻露滴空堦鶴隱松　陳秀才弘世、字延之、冬日登清涼寺云、林枯千嶂削煙冷半江昏　齊王孫承綵、字國華、別客云、天

遠[illegible][illegible]沒江空獨雁寒　馬氏芷居陳石亭夫
人苦雨云楊柳深藏徑梨花靜掩門　僧宗渤
字季潭往南陵云人煙千嶂裏客路百花中關
行云幽花不礙路偃木自成橋　弘恩號雪浪
報恩寺僧小橋望月云一片清光孤玉笛千家
煙樹亂疎鐘　寛悦字臞鶴山中寄客云千樹
夕陽鳴暮鳥一谿殘雪掩柴扉
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于誦習講說之中
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為訓且學者吟哦其

醜惡于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爲欽與況夫子答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于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見王魯齋詩疑此論極正然有識者易有力者難故公獨屬望於有力者所定刪目凡三十章

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

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
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
日月衆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
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注或順或逆伏見無常
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
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俱沒也攝提鎮星皆
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
繫着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見晉書天
文志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中庸曰日月

星辰繫焉曰懸曰繫正言運旋空中其根非附著天體天有何形質而爲所附著乎宣夜謂無根繫非謬故末云若綴附天體不得爾意旨自明葛洪不察綴體而漫言不麗于天天爲無用宣夜何常言不麗天耶故推測七政而外言天者必以宣夜爲確

王充駁渾儀曰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

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覩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夜半火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見晉書天文志渾天精密豈容輕訾但天出入水中日出入地下則不必王仲任而始知其非也若云龍爲水物喻天龍相似故易以龍比天以晉證日出明夷證日入而又以需比天入水中則不第葛

洪藝語、而唐太宗作志者、亦藝中人矣、

宣帝之世、海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去、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于理而厭人情矣、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見干寶搜神記、三男不當娶一婦。一婦當妻三男乎。兒歲無罪。母不同坐。延壽失刑矣。然民間有此。紀行

風俗不久靡乎故令升妖之易林云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初以爲世間安得有此閱此乃知世間眞無所不有也

綠水侯研德玄泓曰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豳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泆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眞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嘽情伉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

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爲其情眞也眞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剡鏤組繪南北二宗披猖率埜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諷子美調失流轉予初疑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

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眞者聲俗兩家之說戞然不入而其不諧眞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雲間王玠右光承曰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于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卅要其實玉弓矢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

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反本于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而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之搴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幕縮信陽之綏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

上書漢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即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見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庸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者謁齊相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

錢虞山曰蔡九逵羽居常論詩謂少陵不足法聞者疑或笑之當是時李獻吉以學杜雄壓海

內竄竊剽賊靡然成風九逵不欲訟言攻之而借口于少陵且不足法而撏撦割剝之徒更于何地生活此其立言之微指也不然則九逵一妄男子狂易中風者耳豈特蚍蜉撼大樹而已哉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櫃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具藳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

宇趣使更寫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弊則焚之今國家雖迫急然客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有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嘆而止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臥病王醫師涇投藥而斃史直翁祭之李師普爲文末句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此執白衛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

嘉定初王堂草擬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以振日新時爲胥吏密白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人不當素以爲弱也衞王是其說遂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厲　萬曆間湛甘泉先生欲變秣陵火葬之俗擇門外空地爲漏澤園遣千戶王某齋疏請千戶啓甘泉曰聞疏中有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句恐無主二字不敢以陳於君上甘泉是其言驟易之　胥吏亦有識義理如此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

銅雀臺硯、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予屢渡漳河、詢所知、云臺上闕壯繆辭曹祠、祠中道士、每僞爲磚瓦以愚人、實則片瓦寸磚、不能得也、記在濰時、張肯仲方撫陝歸、肯仲舊令臨漳、以一瓦遺予、予却之、使者强之至再、終曰此如圭令臨漳時、于署中親督工爲之者、公柰何弗受、余爲失笑、近友人爲予言中都皇覺寺瓦、膚膩而質堅、承水不滲、以之作硯、

不在銅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難覓、然予未之見也、銅雀臺上關帝祠、名以辟曹、甚當、

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紂也、狡童二字、竊鄭詩、故君也。以狡童目之、可乎。舜可囚堯。甲可殺尹。此歌何難誣箕子耶、比干抹馬金闕歌亦然。古無金闕字。

元末嵩州明月寺牝馬、不媾而產駒、形不類馬、每鳴、野馬皆鳴、見嵩縣志、必龍種野合。人不知

耳。
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俸以給之士大夫或愧焉見東都事略此党太尉進也進幼事杜如此舉何妨不識一丁。

泰伯荆蠻之遜疑在太王既沒蓋有以見商之必亡周之必興而已適當其難誠有所託而遜也夫利莫大于得天下害莫甚于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以身當忘家之難惟欲求此心之安不失天理之常耳彝齊之求仁亦此也朱註乃

引史記諸說、則周室蓄不臣之心。已四世矣。非古今一大寃事耶。曰肇王迹、勤王家、益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遠及、正見王業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耳、乃據以翦商之志。始自太王。荊蠻之迹。正欲遂太王傳季歷及昌之私意。則是君臣父子之間、不免嫌忌。何以稱至德耶。見毛釜漫記、人道宋人精密、其實鹵莽處多、如三讓不加研討、見昔人傳歷及昌妄談、便爾欣然以為確、而言之此論解寃雪誣、足快千古、

唐郭曖女為貴妃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立爲后後宮莫得進幸遂不立后○遂有無后之天子

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許敬重以爲詹諸月中蝦蟇夫日月之食莫有知其審者故聖人書有食之言若有物食之而不知其名云爾闕疑之義謹重之至也見爾雅翼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三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衞朴得三十五獨莊公八年三

月算不入食法見困學記聞雖莊八年三月算不入食法而此外三十五固無不與推算應矣如厯言日月交會而食竟是今日死法則春秋自隱至哀凡二百四十二年連閏約計三千月日不知凡幾食魯史自應一一紀之不類他事須列國赴告乃書也今僅僅三十六稀疎太甚死法不又不足憑乎儒者謂有道之世日星順軌葢爲天文錯逆人事干之春秋豈堯舜湯文時哉若有物食之故二百四十年但三十六食

耳他書亦有言者語有極荒唐而終不可盡擯之者此類是也

常獵者言中秋無月則是年兎必少世傳兎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若中秋無月則兎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以獵者言觀之實有此理

無顔録載李賀詩蟪蛄弔月鉤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按屈膝牕戸上所釘之環即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

帝有詩曰織成蟠龍金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爲
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爲兩物殆猶老兎寒蟾
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耶謹拈出恐後人
效之也又升菴詞品載元人樂府戸列八椒圖
又貝瓊未央宮瓦硯歌長楊昨夜西風早錦縵
椒圖跡如掃竟不知椒圖爲何物近閱陸文量
菽園雜記云博物志遺篇曰龍生九子不成龍
各有所好鴟吻蚣蝮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性
好閉故立於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司馬溫

公明妃曲云、宮門金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梁簡文烏棲曲、織成屏風金屈戌、李賀詩屈戌銅鋪鎖阿甄、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人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其說信矣、予按屈戌自屈戌。金鋪自金鋪。余鄉人呼門囪鈒具有勾者爲繚掉。無勾者爲屈戌。金鋪門上銅獸面也、宮門作獸面、士庶家作花形、下者但規銅爲片而已、長吉之屈膝銅鋪、如溫公所言金鐶獸面

也、原非并重複、屈戌二字、自是宛轉之意、繚繞也、
繞也、棹搖動也、顫也、皆與環近、故以金鐶爲屈
戌則可、以屈戌爲鉸鋪則不可、此雖細事、然
正見古人爲詩、無一字無來歷處、後人何可妄
議、簡文帝詩是織成屏風、作盤龍亦誤、
閩船皆艀艋、稍大者呼曰巢蓬、按巢當作艚、韻
釋云、艚、舟名、十月水爲復艚水、言落水也、
余在萊濰時、聞土人呼蕃、皆曰藤、恒笑之、後閱
梁太中大夫瑯琊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魄

旌旄一蘆蘗藉下一枚覆上則知蒂之為蘗久矣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纔三尺而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言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當聯帝座上益异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勑圖其形即今壽星像也見濯纓亭記按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壽止五十有五纔下壽耳

不如所益有幾。

競渡始于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託于戲耳、正如龍忌不關子推、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羣吏往京師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又谿逵老人喜爲詩所至輙自題寫詩句鄙下自

稱曰辭逹李老常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慽怒訴
官杖之拘使市石灰更坊墁訖告官乃得縱舍。
聞者哂之見劉貢父詩話一聯搆訟題壁被笞
大堪捧腹令盜句矜壁者實繁有徒請少自收
斂勿遺毒棒
環王國野象一牡僧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
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
其處乃散見續博物志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
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雙

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卧於簷外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于門前山麓爾花者朝夕往埋所遶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見建寧府志虎有父子蜂有君臣此象有夫婦狗有兄弟也人可憬然矣此二則新吾先生無如篇中未載故錄之余在維揚聞海陵王侍御相說廣無如爲二十餘卷真有益人心惜未鐫行

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

骨更相為表裏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成敗
考貧賤觀富貴各取一槩或聽聲音或見骨體
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
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右曹大家
注班孟堅幽通賦論相人之術惟此包括最廣
今人相法無驗者坐只論面部耳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涬是也討其所先。
莫先于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
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

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形既具乃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見艸木子天惟一空空自有氣然氣每自下而升地氣既上升即天氣也此論五行生序最確